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四

孫奉議郎權登遺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籲天辨誣卷之四

張憲辨

王明清揮塵錄曰壬子歲任寧國得王俊所
首岳飛狀于其家云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
差充京東東路兵馬鈐轄御前前軍副統制
王俊右俊於八月二十二日夜二更以來張
太尉使奴厮兒慶童來請俊去說話俊到張

太尉衙令虞候報覆請俊入宅在蓮花池東
面一亭子上張太尉先與一和尚何澤一秉
燭對面坐地說話俊到時何澤一更不與俊
相揖便起向燈影暗處潛去俊於張太尉面
前唱喏坐間張太尉不作聲良久問道你早
睡也那裏睡得着俊道太尉有甚事睡不着
張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也俊道相
公得出那裏去張太尉道得衢婺州俊道既
得衢婺州則無事也有甚煩惱張太尉道恐
有後命俊道有後命如何張太尉道你理會
不得我與相公從微相隨 朝廷必疑我也
朝廷教更番 朝見我去則必不來也俊道
向日范將軍被罪 朝廷賜死俊與范將軍
從微相隨俊元是雄威副都頭轉至正使皆
是范將軍兼係右軍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
心懷忠義到今 朝廷何曾賜罪太尉不須
別生疑慮張太尉道更說與你我相公處有
人來教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太尉道我遮

人馬動則便是救他也俊道動後甚意思張太尉道遮裏將人馬老小盡底移在襄陽府不動只在那裏駐劄朝廷知後必使岳相公彈壓無論俊道太尉不得動人馬若太尉動人馬朝廷必疑岳相公越被罪也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若朝廷使岳相公來時便是我救他也若朝廷不肯教相公來時

我將人馬分布自據襄陽府俊道諸軍人馬如何起發得張太尉道虜劫舟船裝載步人

老小令馬軍便陸路前去俊道且看國家患難之際且更消停張太尉道待我做則須做你安排着待我教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俊道恐軍中不伏者多張太尉道誰敢不伏傳選道我不伏俊道傳統制慷慨之人丈夫剛氣必不肯伏張太尉道待有不伏者都與勦殺俊道遮軍馬做甚名目起發張太尉道你問得我是我做做一件朝廷文字教起發我須教人不疑俊道太尉去襄陽府

敵面張相公遣人馬來追襲如何張太尉道
必不敢來趕我投他人馬來到遮裏時我已
到襄陽府了也俊道且如到襄陽府張相公
必不肯休繼續前來收捕如何張太尉道我
何俊道若番人探得知必來夾攻太尉
南面有張相公北面有番人太尉如何處置
張太尉冷笑我別有道理待我遮裏兵纔動
時使人將文字去與番人萬一支吾不前教
番人發人馬助我俊道諸軍人馬老小數十

萬襄陽府糧如何張太尉道遮裏糧盡數
船裝載前去郢州也有糧襄陽府也有糧可
喫得一年俊道遮裏數路應副錢糧尚有不
前那裏些小糧一年已後無糧如何張太尉
道我那裏一年已外不別做轉動我那裏不
一年教番人必退我遲則遲動疾則疾動你
安排着張太尉又道我如今動後背嵬遊奕
伏我不伏俊道不伏底多張太尉道姚觀察
背嵬王剛張應李璋伏不伏俊道不知如何

張太尉道明日來我遮裏聚廳時你請姚觀察王剛張應李璋去你衙裏喫飯與說我遮言語說道張太尉一夜不曾得睡知得相公得出恐有後命今自家懣都出岳相公門下若諸軍人馬有語言教我怎生置禦我東則東隨他人我又不是都統制 朝廷又不曾有文字教我管他懣有事都不能管得至三更後俊歸來本家次日天曉二十三日早衆統制官到張太尉衙前張太尉未坐衙俊叫起姚觀察於教場內亭子西邊坐地姚觀察道有甚事大哥俊道張太尉一夜不曾睡知得相公得出大段煩惱道破言語教俊來問觀察如何姚觀察道旣相公不來時張太尉管軍事節都在張太尉也俊問觀察將來諸軍亂後如何姚觀察道與他彈壓不可教亂恐壞了遮軍人馬你做我覆知太尉緩緩地且看 國家患難面道罷各散去更不曾說張太尉所言事節俊去見張太尉唱喏張太

尉道夜來所言事如何俊道不曾去請王剛等只與姚觀察說話來覆去尉道恐兵亂後不可不彈壓我遊奕一軍鈴束得整齊必不到得生事張太尉道姚觀察賣弄他人馬整齊我做不得尤穩也你安排着俊便唱喏出來自後不曾說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赴樞密行府俊去辭張太尉道王統制你後面麤重物事轉換了着我去後將來必不共遮遮一處你收拾等我來叫你重念俊元係東

平府雄威第八長行因本府關糧諸營軍兵呼千等結連俊欲劫東平府作過當時俊食祿本營不敢負於國家又不忍棄老母遂經安撫司告首奉聖旨補本營副都頭後來繼而金人侵中原俊自靖康元年首從軍旅於京城下與金人相敵斬首及俊口內中箭射落二齒奉聖旨特授成忠郎後來並係立戰功轉至今來官資俊盡節仰報朝廷今來張太尉結連俊起事俊不敢負於

國家欲伺候將來赴樞密行府日面詣張相
公前告首又恐王太尉別有出入張太尉後
面別起事背叛臨時力所不及使俊陷於不
義俊已於七日面覆都統王太尉訖今月初
八日納狀告首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是乞
依軍法施行兼俊自出官已來立到戰功轉
至今來官資即不曾有分毫過犯所有俊應
干告 勅宣劄在家收附外有告首呼干等
補副都頭官繳申外庶曉俊忠義不曾作過

建康也俊令就行府取勘王應求請曰樞密院史無推勘法恐壞亂祖宗之制力辭俊從之遂命應求推勘獄成送大理寺俊小名喜兒濟南府人范瓊領兵京東俊爲劄子

臣珂辨曰嗚呼張憲之事臣尚忍言之哉夫天下之理固有跡非相關而其始終乃相須而後明者張憲之事是也即首狀而觀獄成了無干涉王明清之所錄亦既明矣臣於此而尚容喙焉不幾於費辭者嗚

呼臣之辨豈得已哉反覆當時之事痛心疾首欲讀不忍欲棄不敢哽涕呼天而畢此辨而謂臣為費辭乎夫先臣之事著於人心信於天下書於國史傳於野錄皎然甚明而臣區區之四辨又詳明而深究固不待多言矣通書之迹不惟荒謬不根託於已焚之無攷而不足以欺天下後世臣猶有可證而甚不誣者足以根之獨張憲以列校奮身忠義自許為先臣之愛將

而一時被誣銜恨地下雖復官恤孤嘗被昭雪之殊典已足以垂信于萬世而覩縷之迹尚未能昭明布宣使無一毫之憾門閥湮替卓錘無所子孫流離餬口何在縉紳之公議以其微而不及朝廷之優恩以其久而遂廢九原之下欲愬莫能或者因其迹之未明而竊意其罪之在憲而先臣莫之知也故謀還飛掌兵而已副之說載於林泉野記百姓皆晝夜不安之說載

於三朝此盟集大抵皆明先臣之寃而
不明憲之寃殆以爲憲果有是嗚呼臣而
不辨誰實辨之憲爲先臣之愛將而憲之
誣未明則先臣之迹亦幾於晦矣此始終
相須而臣之所以不容不辨也夫天下之
情至不相遠趨安而舍危喜同而惡異人
之情也親其親而疏其疏公其公而私其
私亦人之情也張憲享廉車之秩居至安
之位擊鍾而鼎食厚茵而高枕而謂其釋

此不爲出狂謀以蹈不測固已非人情矣
而謂其以謀告王俊而俊發之則其爲不
近人情尤爲昭昭何則告人以非常之謀
則其所告者必其所素知而深愛者也又
必其至密而不疑者也謂俊爲憲之所深
愛者耶同軍而處反目如仇姦貪之迹屢
發其蘊則固非深愛者矣謂俊爲憲之所
不疑者耶鵬兒之號著稱于軍憲爲同僚
夫豈不察則又非不疑者矣如俊之出身

豈惟軍中知之宜舉天下無不知者始在東平府告其徒呼千等罪乃得爲都頭自是以告許爲利不問是否自出身以來無非以告許得者鷓兒之稱實自是始使憲而愚無所知也則於異謀乎何有憲而稍有思焉則必曰彼以告許而得此也吾可以此謀告之耶疑畏之不暇而何自以通情哉嗚呼是雖三尺童子亦知其必不然也抑猶有所謂大不近人情者而非特此

而已也觀其所首憲之與俊言亦旣委曲矣論難十餘反俊未嘗少順其說憲盍亦少覺矣方且諄諄不已盡以心曲之謀告之漫不省其從違而加之防慮嗚呼畔逆之狂謀果爲何等事俊憲之相與果爲何等親而深信不疑屢詰不返有如此哉今夫人之欲爲非者將欲誘人以從已則必先求其可與言而不疑者而誘之又必先露其端倪鈎致其心腹發言之初必察其

人之詞色彼苟是我而從之又將察其誠不誠焉如其誠也則亦庶幾乎展盡底蘊而與之定謀矣苟其人詞色之少變或依違而縱史或微拒而遜卻則告之者必逆料其心之所不樂而未必我從也又將少隱其辭而蓋其前說雖有心曲之至隱亦不與之言矣何則以私而告人非公言也告人以公言而不從則亦公其事而已以私告之而彼不我從必有發我之私而背

我者夫人之誘人以爲非而告人以私者未有不料及此者也誘之以爲非且不可不慮况誘之以叛乎俊之反覆不從昭昭如彼而憲之吐露無隱諄諄如此則憲不幾於病狂喪心者即是而論則憲之謀俊之告其然耶其不然耶識者必能辨於此矣况俊之告憲也其狀有曰如有一事一件分毫不是乞依軍法施行可謂確矣而行府鍛鍊之案有曰是張憲即不曾對王

俊言岳相公得衢婺州亦不曾言我理會
得 朝廷教更番 朝見我去則不來也
是張憲亦不曾道待做則須做你安排着
待我教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并張
憲不曾道待有不伏者都與勦殺亦不曾
道遲則遲動疾則疾動你安排着及不曾
於九月初一日赴樞密行府時言向王俊
道你後面塵籠重物事都轉換了着我去後
將來必不共遮蕙一處你收拾等我來叫

你等語言憲交不曾對王俊言說已蒙樞
密行府勒憲與王俊對證得張憲不曾有
上項語言已供狀了當此蓋先臣被罪尚
書省 勅牒之全文也嗚呼以當時之酷
而太甚之妄已不能自揜矣自甘軍法之
詞於此乎何施非檜俊力肆陷誣喻之風
旨則王俊之駑賤敢爾欺 天哉噫此其
不能自揜者也如其它所云則臣之所辨
亦既明矣憲無一毫之罪而檜俊誣之以

大惡濫觴之禍蔓延及先臣臣安得而不伸
籲 天之一言哉至於謂先臣令孫革于
鵬致書於憲貴令之虛申探報而謂先伯
臣雲致書于憲貴令之擘畫措置其為不
根尤為著明臣請不求證於它人而惟以
王俊之首狀詰之尚書省 勅牒之備俊
詞既與明清所載為無異而 勅牒又載

俊之小貼子有曰契勘張太尉說岳相公
處人來教救他俊即不曾見有人來亦不

曾見張太尉使人去相公處張太尉發此
言故要激怒眾人背叛 朝廷其狀末又

書云初八日隨狀陳首則是通書之無跡

俊之首狀既已自言之矣而行府之獄乃

謂先臣因書以誘之何前後之背馳也鍛

鍊之極文致以成其辭俊既無所不用其

至制勘之命遷就以合於一檜尤擠崖之

嶮者而尚書省 勅牒所備通書之辭前

後不一難以徧舉而皆不過曰某日遣某

人而先臣以書與憲貴當時焚燒了當又
不過曰某日遣某人先伯臣雲以書與憲
貴當時焚燒了當嗚呼書既焚矣是果有
書乎此不待臣之辨也其在當時檜力成
此獄者也而韓世忠不平之問檜僅答以
莫須有世忠艴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
以服天下則是檜亦自知其無矣反復無
據而後以淮西之事詰先臣先臣下吏兩
月而始劾為淮西之間亦可見其無以為
罪也明清之錄謂之別無干涉可謂曉然
矣而謂其初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之義則是亦疑先臣之逗遛而強為之
說也臣之辨淮西既證以御劄又攷以
傳記臣之刻宸翰既書以時日又表以
甲子正懼夫愛先臣者求其似以蓋其非
適足以亂真而喪實故有不容不然者使
明清讀淮西之辨觀宸翰之刻則自宜
知謗書之無實而不待遷就以全先臣也

嗚呼先臣不幸而嬰讒邪之鋒其心必欲
寘先臣於死而已汗漫無據固不暇卹也
夷攷一時之事豈特如前數者而已哉跽
踏兩軍之誣以威脅董先而成之比並建
節之誣以獄逼張憲而成之環諸將而會
議而昌言曰國家了不得也官家又
不修德此豈廣坐之言哉既又謂先臣指
張憲而曰似張家人張太尉爾將一萬人
去跽踏了指董先而曰似韓家人董太尉
不消得一萬人去跽踏了嗚呼蘊異謀者
固如此乎此狂者醉者之不爲也而謂先
臣爲之乎方俟高之奏亦自知其無以欺
人矣故曰張憲理會得岳飛所說只是欺
負逐軍人馬不中用又以比並之語爲指
斥乘輿跽踏之語爲陵轢同列則是語
也高固知其不近人情矣張憲之妄供以
鍛鍊也董先之妄證以恐脅也趙牲之中
興遺史之載謂董先之至也檜召之至堂

曰止是有一句言語要爾為證證了只今日便可出仍差大程官二人送先赴大理并命證畢就今日摘出繇是先下大理對吏即伏嗚呼會合以成此誣檜已諭之矣故先之至一證而出曾不淹刻則是證也又豈無所自哉第牲之以為鄆城而所載之語又非當時所誣之說為直誤耳設使誠如尚書省勅牒之所備則先臣當時發跽膝之語董先對先臣竊笑不應

而又有後言于憲曰相公道恁言語莫是待胡做既謂憲為先臣之心腹則憲豈不以告先臣而先臣聞先之語亦肯貫先哉嗚呼亦明矣如以建節之年上方藝祖則董先之下吏其供說已謂曾見岳飛說我三十二歲上建節自古少有即不曾見岳飛比並語言矣此固不待臣之辨也如謂先臣丐祠罷政泊舟小堰而得張憲申綱馬之狀以乞出而不接謂先伯臣雲

諭智浹以吳玠奏乞赦張浚之例而使託
統制等告 朝廷以免後責此皆當時吹
毛之已甚而求釁之無所故及於此臣謂
使誠有此亦無足辨而况於無哉按野史
方獄之未成也秦檜自都堂退入小閣食
柑以手書栢皮者竟日俄以小紙付老兵
持至寺而先臣遂報死初未有 旨也嗚
呼檜其欺 君哉何彥猷堂白先臣之非
辜檜方錯愕而堂吏或附耳曰何不告以

宗之法廢爲文具而不之省如是則高等
之罪不惟貿易是非鬱抑公議萬誅莫贖
而漫不知刑律之重輕與夫 祖宗之條

綜敢尸中司之位而董大獄之政又將爲
申韓之罪人矣先伯臣雷當時以孩童之
幼亦下之獄至於獄成而曰今來照證得
岳雷別無干涉罪犯亦乞一就處分降下
嗚呼 天陛何所而妄逮人乎旣知其無
犯則何爲而逮之乎豈其初曹然不省獄

成而後始知之乎酷吏之漏網宜乎發明
 清之三歎也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
 臭忠之不足以勝邪久矣先臣之不辜臣
 有明辨固非求它人之瑕以自解然臣之
 所以別之者蓋以公示來世而懼忠邪之
 未分也秦檜為撻辣行府代草檄書以吠
 堯而室撻實在側洪皓託為寄聲而檜變
 色之不暇通和之始私于金人驛書往來
 呢呢如家人婦子語設為不得輒易大

臣之盟不幾於脅

君乎張

檜乘

副車而擢之王循友乞加檜

賞之

不幾於異謀乎張俊不肯救趙鼎而趙鼎

不能使車駕親征復不肯行鼎叱而去

之至平江而託墮馬傷臂遷延顧望鼎抗

奏請誅之以警不用命此蓋不特臨軍征

討而稽期三日也利秦檜專兵之策明築

山陽以示無越淮北向意使之來皆贊

檜畫脅君之舉實預成之蓋不特漏洩

朝廷機密事而止也此其大者爾其他如

檜之靖康議狀存趙而俊之紹興

李成之謀皆其欺世盜名之大者臣抑有

攷焉按王明清揮塵錄之載議狀乃馬伸

之文檜初不肯簽不得已而後書後乃自

拚以為功遂號饗富貴乙亥歲伸之甥何玘

時伸之手藁上之檜怒竄之嶺表更化

之後首復琬官贈以貞郎而伸之忠遂顯

於時俊以怯敵不進盛言李成之衆以誑

天聽高宗宣諭有卿獨無功之語俊始

恐悚承命而後乞以先臣同討賊卒之

馬進之死張用之降與成之逃皆先臣之

功而俊遂叨之以追責二者乃檜俊之所

以藉口而實乃如此則其人益可見矣臣

既泣血辨先臣之事而終之以此使萬世

而下知檜俊之為人則薰蕕之類斷可識

矣

鄂國金佖粹編卷第二十四

鄂國金佖粹編卷第二十五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内勸農使岳珂編進

籲天辨誣卷之五

承楚辨

建炎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丙申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劉光世奏準御筆處分承州殘虜攻圍山陽諸鎮之師逗撓不進以卿任兼將相勲望特隆已降指揮並聽節制比聞王師寨柵皆在高郵之南去楚州尚遠勢不相

及深慮淹久致失事機唇亡之憂於卿爲重
宜速前渡大江以身督戰庶使諸鎮用命戮
力盡忠亟解山陽之圍一掃垂盡之虜 朕
亦當議遣 行在大軍以爲卿援諒卿體
國必悉 朕懷十五日付光世臣契勘自八
月二十四日遣兵渡江逼近承州至今與金
賊大小十餘戰累獲勝捷及措置招納女真
種類蒙朝廷察見臣所遣軍馬久住江北孤
軍獨行 指揮臣會合岳飛王林郭仲威等
人馬臣自承 指揮日逐移文催促岳飛等
約及二十餘次終是遷延又巧爲辭說抗拒
會合 指揮臣已節次具因依奏 聞去訖
若使岳飛等即時恭聽 朝廷指揮尅期前
來則承州之賊可破楚州之圍可解乘機投
隙間不容髮飛等遷延五十餘日遂失機會
致貽 陛下聖慮憂勤實不勝憤憤今臣已
將沿江應係賊馬來路嚴爲把守必不使南
渡兼已密遣人前去承楚以來探伺賊情若

有機便可乘即便措置勦殺次奏 聞事奉
聖旨劉光世所奏備見體 國忠勤今來楚
州既失其通秦寇爲要害且萬一虜人侵犯必
窺海道仰光世多有措置節制諸鎮誠諭協
和一心勦力保守若無疎虞即當以功贖過
更與優異推恩仍當切探伺如得機便即乘
勢擊襲渡淮不得稍失機會

臣珂辨曰臣常恨先臣不幸受稽違 君
命不進師之誣者有二 紹興十一年淮

西之役與是年承楚之役是也淮西之役
先臣勲名既高爲時忌嫉遂挂吏議以及
於禍承楚之役先臣勲名未極權臣未用
天聽無惑故卒以功聞然則是役也似不
必辨而後世或以此役據爲淮西明比則
先臣之誣不可洗矣臣故得而極論之臣
聞覈事之同異必以時日責師之成敗必
於主帥古今同此一揆也何則事紛於冗
必有其證證之者時也師合於衆必有其

主主之者帥也使其不證於時則利口滕說各謀其身而事實淆矣不責於帥則發言盈庭無執其咎而軍律亂矣臣故敢以繫事之時日辨先臣不稟朝命之謗而以節制之專旨辨光世諉下罔一之奏而使信史有攷焉方楚州之危也趙立告急於宥府簽書趙鼎首命張俊將師以行而俊方以全軀保妻子為事且自度無破敵之能力辭不肯至謂救立譬猶搏

虎而以併亡無益為解諉孤壘於旦夕之危而以為不必勤王師之行振纓攘臂以拒天命鼎卒不能使而乞與之偕以激之俊亦信然不顧也是時既以命俊矣乃改命光世而命先臣腹背掩擊是旨之下蓋八月之十九日而先臣方自行朝還宜興屯所將整旅以行實未至鎮撫諸道里驗以遲速較然甚明皆可覆究自六月二十九日先臣獻金陵之俘而七

月六日張俊以先臣之兵平寇于京口至
二十日而始被鎮撫之 除先臣上 奏
以為臣所統之兵幾萬而營卒之孥計其
口亦盈七萬見屯常之宜興竊聞江陰鎮

江儀職



者果誰乎 御前五降金字牌樞密院一
十九次劄下坐閱兩月光世蓋未嘗一涉
江也其視以身督戰之 詔爲何事自先
臣以下並權聽光世節制會合救楚光世
僅遣一軍半途而止蓋未嘗與諸鎮遇也
其視親統全軍會合之 旨爲何說孤城
受圍虜兵方益存亡之機蓋在趙立何在
在山陽也救援之師並聽節制號令之出
蓋在光世光世何在在京口也 璽書終
繹而促之廟堂專書而言之光世率視爲
迂緩逮必多謀一語亟止其行何其去就之
不審也臣不敢與光世辨特兩書之以俟
信史之攷而取證焉是非之辨當可識矣
遷延之罪當有歸矣臣想光世之上此
奏也當戛筆行墨之時旣以嫁咎爲得策
矣而首列 御札不知所委之事機果何
在而吾之身果何在所 委以節制者果

何人而吾之所尤者果何人苟念及此不亦汗下而戰慄乎臣按當時同被犄角之命者王林也郭仲威也趙立也是時朝廷固知虜勢之盛而孤軍不可以決勝也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疆鄒楚之驗明矣王林自降指揮並不曾分遣一人一騎朝廷之命固言之矣郭仲威屯天長掠路人以自資尚安有鬪志趙立於重圍之中救死不贍何有於犄角如是

則先臣一軍之外惟王德爾王德之在承州也其下不用命斬二校而軍益悖詈不可用僅能自守其柵蓋不敢望羶裘而彎其弓先臣獨以孤軍出屯留州之外戲下不滿數千建康之戰瘡痍未復徙屯之所賜在吳興轉餉艱阻廩食不繼僅能渡江而值秦州之匱視事一日而出屯八日而軍至不解甲而征益以秦卒又皆烏驚魚散之餘特激於先臣之義願効死力然則

是舉也先臣奮萬死之勇急孤城之危不
 幸而陷力不足爾雖一時例被詰責而屢
 與金賊接戰備見忠勤之旨蓋已不逃
 於昭融之鑒故虜既陷楚旋軼通秦
 高宗皇帝沉機淵識先料其然輒於光世
 誣奏之後特降睿旨責光世以後効委
 之以多方措置通秦必無踈虞先臣還師
 保秦虜騎二十萬被城而陣先臣獨以扶
 傷飢羸之卒賈其勇於累戰之餘柴墟再
 捷河流為丹先臣率先士卒身被兩槍猶
 乘勝逐北虜既退遁入柵先臣盡護數十
 萬之生聚保柴墟是時光世非特措置之
 責漫若不聞一兵之援亦不及於秦既為
 分地不從朝廷應副餉道無所從出先
 臣乃剖屍繼廩復護生聚渡之陰沙而已
 獨殿後虜雖彊盛望之而不敢邀也嗚呼
 楚既失矣通秦之責上之冀後效於光
 光世者何如也王德一軍之在承楚雖不

可用猶能壓境而先臣之於通秦則并與
此軍亦無之矣光世之違 詔果如何哉
故承楚之事無與於得罪而臣所以不憚
喋喋而力辨之者誠懼此奏不明則異時
循轍之誣未免於疑似之迹是以不敢不
詳著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五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六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勸農事岳珂編進

天定錄序

皇上再見園丘之嗣歲珂籲 天之書始成

浮九江自春徂夏以四月哉生明抵 行在

所廼齋被治晉櫝越四日庚子再拜 北闕

下奉書付登聞匭吏以入又八日戊申 詔

出下兩省俾給事黃門紫微郎左右記注雜

議五月辛未 詔中書門下以大父褒嘉之

典未稱俾相吉壤裂而王之僉以大父嘗蒞
軍于鄂實廟食其地且至今民思遺愛於封
為宜乃以鄂為請癸未 制可六月庚戌兩
省議始上遂以珂奏篇付史館八月辛丑宰
掾列珂所辨伯父雲部曲張憲同時之誣請
加旌異復 詔進贈一等越明年珂歸自
日邊抗塵南徐軍庾乃因朱墨餘暇發故篋
得所 上諸書表及廟堂施行次第 恩詔
先後凡啓謝公櫝之屬釐為三卷即摭為錄

以天定名復即其意而為之叙曰嗚呼事有
屈於一時而伸於萬世曖昧於六七十年之
久而昭明暴白於不崇朝之頃是非人力之
所及也天實為之傳曰人衆勝天天定亦能
勝人信斯言也則天之與人固迭勝而迭負
而羣逞其私雖天亦不能違之矣是不然昔
蘇文忠公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
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
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方紹興間竒謗

中起大臣稱制專決狼戾虎耽劇牙搖鬚搏
獵公議之士如毆狐兔而位中司者首能爲
公議一立赤幟大而公族之長樞筦之臣與
夫微而丞郎亦有大聲疾呼以助明其寃者
往往竄徙系道然登聞鼓猶日以寃狀聞
以布衣而抗卿相甘蹈大僂而公議之喙卒
不得而鉗也不寧惟是其在當時城狐負恃
是非曲直變亂錯迤雖揉五常反四極安之
而不顧而莫湏有三字吾猶知其曾中有隱
然不可誣者存是人心之天未始不定顧何
埃於六七十年之久彼雖能以其私勝乎天
而不能以其私勝乎心則亦同乎素定而已
矣而珂顧猶以是名其編者蓋以天理之在
人雖勝也而未始有負雖定也而未始有變
即人心之天以合天理之天則名編之意蓋
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千百世而下有能哀
太父之忠而欲知 聖朝追褒之始末即是
錄也不直爲覆瓿而所以名之意尚庶幾其

有攷云開禧元年十二月癸丑朔承奉郎監鎮

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序

天定錄卷上

進 高宗皇帝 御劄石刻表

進行實編年額 天辨誣表

進家集表

繳進奏狀

上宰執第一書

上侍從給舍臺諫書

進 高宗皇帝 御劄石刻表

臣珂言臣父先臣霖累準 國史 實錄院牒

取索臣大父先臣飛所被受 高宗皇帝御

劄手詔照用臣父先臣霖已具申本院乞候

編次成日申繳臣昨又準江州牒備準本院

牒取索臣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內刻石緣

臣所刻未經進 御謹詣登聞檢院繳進者

先臣銜枉旣滿雪於 公朝 聖主賜書尚

寶藏於私室輒抗翠珉之勒仰塵 丹宸之

觀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大父先
臣飛早以樸忠夙逢明聖上奉指蹤之
略粗殫禦侮之勞匹馬北方契定謀於
談笑之頃六龍南渡倚折衝於紛擾
之餘恭仗聖威克成微績雷霆奮擊天
驅草竊之羣雲漢昭回日拜芝封之賜
或稱其智謀而謂非他比或付之馳
令而俾如親行便宜悉許於外施進上
不從於中御恢復之請輔朕委寄尤隆

忠義之氣通神 褒嘉備見以至病目而諒
醫療治苦嗽而為國勉行 愛切體膚
視猶手足爰獲珍藏之祕有踰衮贈之
榮無何讒起於樊蠅所恨疑成於市虎以
天寵為濫予以奎畫為汗藏搜自故家束
之左帑 鸞翔鳳者羽掩跡 雲霄蝸緣
蠹 軸光 櫝逮臣父擢登於匠監辱
孝皇軫記於門奏 雙闕之書親聆天
語拜行 復覩宸章讒誣若有待

而明事實信無。而顯天其或者重矜一念
之忠神寔司之俾辨九泉之枉恭惟 皇帝
陛下安民以。率 祖攸 行 遠取
成王。法具傳於。三聖。近稽宣帝美復
合於諸臣。思堯有得於。見墻嗟牧幾
形於。拊髀。惠陵之。麗藻寔昭代之
宏規凡。聖。筆之所存皆 雄斷
廟謨之攸萃丁。辰有幸既昔時 授任之
難。乙夜進。觀或。今日 廣聲之。

幼不逮事長無踰人念臣父奉 命以驅馳
幾無寧歲致 帝畫藏家之積久訖未鐫崖
敢忘遺志之承以後 隆恩之賜撫之辨攷
抑可參稽呵護有嚴徒抱 烏號之泣登藏
是茲載光 龍負之圖其所刻 臣大父贈太
師謚武穆先臣飛被受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
孝皇帝御劄手詔七十六軸釐為十卷謹隨
表上 進以聞 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

言

貼黃 上表為繳 進臣大父先臣飛

所被受 高宗皇帝御劄手詔

石刻一十卷伏乞 勅旨事

進行實編年籲 天並川誣表

臣珂言臣父先臣霖累準 國四史 實錄院

牒取索臣大父先臣飛生平 行實事迹照用

臣父先臣霖嘗具申本院乞 候修纂成日申

繳 臣尋於嘉泰三年十一月 內編撰成書緣

臣所修未經進 御謹詣 登聞檢院繳

進者孤忠許 國有死弗渝衆毀盈庭傳疑

未白抱冤衷而上懇恃公論之久存輒因沒

地之言敬剡籲 天之奏臣珂誠惶誠懼頓

首頓首伏念臣大父先臣飛逢時艱棘奮迹

蒿萊頃因 靖康初入于 元帥府痛念中

原之淪陷遂許 先帝以驅馳忠憤所激則

瀝血以誓師甘苦必同則投醪而餉士東克

全城於建鄴西恢六郡於襄陽封豕長蛇豈

特彎弓之不敢屯蜂聚蟻俱令釋甲以自歸
 義聲雷動以風驅精騎星流而電掃腥羶萬
 幟一無攘臂之撻忠義兩河並奮揭竿之應
 玉帛指東都之會干戈潰北苑之屯 王化
 復行官儀喜見胡塵半洗彷徨汴水之黍苗
 佳氣載新感慨安陵之枳栢共俟兵鋒之破
 竹安知簣土之虧山近睇故都反袂讀班師
 之 詔紛來遺老停車辭遮道之留自睽間
 祿之機旋被冷樞之 命屬邊陲之乏帥旣

貼黃

上表為繳

進臣大父先臣飛

家集十卷伏候

勅旨事

繳進奏狀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
 右臣珂輒瀝血誠仰干天聽退思僭越甘
 俟典刑伏念臣大父先臣飛際遇高宗
 皇帝依乘風雲獲附勲籍中更讒誣雖蒙
 朝廷昭雪錄用然尚未經褒贈臣父先臣

霖累準 國史實錄院牒取索所被受 御

札手詔及行迹事實著述文字重以流離之

餘故傳散漫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

臣不量窳陋涉筆五年刊集纂脩粗明梗槩

今來所刻被受 高宗皇帝御札手詔七十

六軸釐為十卷所修大父先臣飛行實編年

六卷籲 天辨誣五卷通叙一卷并家集十

卷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刊修了畢竊緣臣

上件文字未經造 御謹各奉隨 進表一

通彙表封躬詣 天庭上進伏望 聖慈特賜

睿覽降付尚書省施行臣冒犯 天威罪當

萬死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貼黃 奏為臣繳進 高宗皇帝御筆

手詔石刻十卷并臣大父先臣

飛家集十卷行實六卷籲 天

辨誣五卷通叙一卷并隨 進

表三通伏候

勅旨事

上宰執第一書

四月 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
倉岳珂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 某官閣下
珂聞之古之所謂大臣者其事業足以格天
其利澤足以及人前乎百年後乎百世皆足
以蒙其深仁厚澤蓋其大公至正以天下之
心爲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無阿毀譽無
私愛憎故夫與天子坐朝論道完泰而進見
否而退是其職也如斯而已乎曰未也是足

高廟之知冒萬死一生之地內平劇盜外抗強胡不十年間位至三孤躡登樞筦可謂不世之遇矣惟其大志在於恢復中原義不少沮忤時相和戎之計重以同列異趨勢位相軋而媒孽旋生讒甚橫出不置之死地不止也夫亦何罪而至於此極哉兩膏於春而行者疾其濇月昱於夜而盜者惡其明彼時相之心以爲不如是則戎不可和爵不可保耳是以蒙被汗垢六七十年雖高廟神聖卒

悟其姦賜之昭雪又以此意 屬于 孝廟
葬之以禮復之以官錄用其子若孫宜若可以
無遺憾矣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徃徃是非
無據而黑白易位雖決黃流之奔猛不能以
湔滌是故不無待乎其人恭惟 某官以孔
孟之學事 堯舜之君 雲龍 風虎之遇
亶有光於 中興十數年來農扈屢豐邊陲
不聳日月五星安行於上百川河海順流於
下將天下之蟲鱗羽介無一不被滲漉之澤

知惟 國家之公卿將相乃獨略之而有所
未暇故士之立一名一節者不惟今日之在
陶冶而後世亦將有賴焉不惟後世之在陶
冶而前代又將有賴焉仲虺周公之所以輔
其君者 閤下豈亦多遜珂是以冒昧撰述
先祖行實六卷籲 天辨誣五卷通叙一卷
哀集 高廟所賜御札石刻七十六軸家集
十卷既以陳之 乞覽而以其副敬伏 光
範門下伏惟 論道經邦之暇 賜之采矚

而 哀矜先祖之不辜從容入侍 清間之
燕一借敷 奏之餘論俾九原之枉獲伸則
珂雖死不恨矣伏惟 察其區區而恕其狂
且僭焉不備

上侍從給舍臺諫書

四月 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
倉岳珂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 某官閣下
珂聞事有抱一時之枉而不獲伸者雖異日
公議復明而事迹未 覈足以貽日曉之論苟

有以伸之則不必其善之已出也 不必其事
之已屬也今夫人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伸非
疾痛害事也而見者諭其方聞者效其藥非
必其父兄子弟也非必其鄉黨僚友也雖塗
之人亦然何則惡枉喜伸天下之同情人心
之至理有不能遏者昔范文正公忤大臣而
去 國余襄公救之尹師魯救之歐陽文忠
公又救之不得其言則亦委而去此猶未也
齊大夫崔子之不韙太史書之以死其弟嗣

書之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之南史氏復執簡以往夫黜陟死生之際人之所甚畏慕也而奮焉爲之而無所顧避蓋抱天下之屈者必將有以伸之不必其善之已出而事之已屬固如此也珂嘗讀史傳至是夫嘗不有感於先祖武穆之事蓋其奮自單平以孤忠上結高廟之知冒萬死一生內平羣盜外抗疆胡不十年位至三孤躡登樞筦元可謂不世之遇矣惟其大志在於恢復中百義不少屈

許大臣和戎之策重以同列異起勢位相軋而媒孽旋生讒誣橫出不置之死地不止也彼惡其軋已而動於附勢者朋而翼之亦既若燎之不可嚮邇矣然而廟堂之同列棘寺之僚屬上至天族下至布衣皆能誦言其冤而不畏斥逐一時之間亦可想見其事矣而蒙被汙垢于今六七十年雖高廟神聖卒悟其事賜之昭雪又以此意屬于孝廟葬之以禮復之以官錄用其子若孫宜亦可

以無遺憾矣然而山林之史其為傳疑者未
明也褒贈之典視其同功者猶歉也則夫抱
天下之屈而有不獲盡伸者珂是以冒昧一
鳴于 閣下恭惟 閣下以直方之德高明
之學宏遠之器經綸之材出為時用一朝之
國是一代之人物一世之公論皆司直於

門下則先祖之所未伸者必將動心焉珂不
揆謹撰述先祖行實六卷額 天辨誣三卷
通叙一卷哀集 高廟所賜 御札石刻七

十六軸家集十卷既以叩 閣上徹 乙
而以其副敬陳于 執事伏惟 論思獻納
之暇 賜之 采矚而哀矜先祖之不辜俾
九原之屈獲伸於一明時則珂雖死不恨矣
伏惟 察其區區而 恕其狂且僭焉不備
四月初七日詣

登聞檢院繳 進

十五日 降付尚書省

十六日送中書門下後省看詳

中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六



